

*Les Frances et leur
gouvernance*

多元法国及其治理

张金岭 著

Franc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

*Les Frances et leur
gouvernance*

多元法国及其治理

张金岭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元法国及其治理 / 张金岭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3
ISBN 978 - 7 - 5203 - 4175 - 2

I. ①多… II. ①张… III. ①政治制度—研究—法国 IV. ①D756. 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938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赵丽

责任校对 杨林

责任印制 王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86 千字
定 价 7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法国作为方法 (1)

社会与治理

第一章 社会治理的结构性困局 (13)

第二章 公共文化服务与社会治理 (39)

思潮与运动

第三章 “黑夜站立”运动及其社会背景 (57)

第四章 “道德立法”的背景与变革 (77)

民族与政治

第五章 “公民民族”理念及其价值取向 (91)

第六章 外国人的选举权问题 (104)

制度与政策

第七章 就业政策改革及其治理 (129)

第八章 家庭政策的制度建构 (158)

政府与社会

第九章 社团组织的多元形态及其发展	(181)
第十章 公共津贴作为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制度平台	(231)
结语 法国作为经验	(268)
参考文献	(275)

绪 论

法国作为方法

在人类社会朝向现代性的发展中，日益复杂的多元现实，以及多元的价值诉求等，为各国社会带来了更为复杂的影响。如何认识和应对人类社会日益多元的现实，尤其是解决好社会多元所带来的问题，是当代社会各个民族与国家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时代命题。无论从国别区域层面来看，还是就整个世界而言，其重要性与紧迫性都不容忽视。不过，对于如何认识和应对这一多元现实，并没有既定的模式与路径可循，不同国家的具体经验因此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书关注的是当代法国社会日益多元的图景，及其应对这一多元现实的治理实践。法国社会的多元现实，呈现了其自身的发展情势，也折射出当代欧洲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多元形态。作为一个深受现代化、全球化影响的民族国家，法国内部存在的多元形态及其治理，生动地呈现着民族国家这一政治构架在应对多元主义这一重大议题方面的基本理念、价值考量及其能力盈亏。

就此议题研究，以法国作为方法，有助于我们以法国语境作为背景，去探讨和理解当代人类社会的多元形态，以及法国所采取的应对策略，也有助于由此及彼地去理解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社会，还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人类社会现代性发展的历程，及其面临困境的应对策略。

理解人类社会在现代性条件与演变进程中日益交互的多元特性，及其应对策略与投射其间的价值取向，法国具有强烈的典型代表性。无论是在哪个学科领域，有关人类社会的研究，法国往往都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其历史发展进程的波澜起伏，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还是从

社会的角度看，都极具代表性”。^①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也明确讲过，“法国史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范例，通过它的切身经历，可以揭示出欧洲和世界的进程”。^② 无论是从纵向的史学视角来看，还是就横向的当代比较而言，法国对于理解欧洲与世界所呈现的代表性是不可轻视的。

一 方法

“作为方法”这一视角与表述，较多地受启发于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他在《作为方法的中国》里表示，“以中国为方法，就是以世界为目的”。^③ 他以中国作为方法，想的是力求结束通过“世界”（基本上是以欧洲为中心）来一元地衡量亚洲的时代，倡导用中国、亚洲来衡量欧洲，并“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创造出崭新的世界图景”。沟口雄三甚至表示，“把中国作为方法，就是要迈向原理的创造——同时也是世界本身的创造”。^④

在沟口雄三的研究定位中，“中国作为方法”绝不是要开辟“为了方法的方法”这样一条研究道路，他强调不能为了方法而方法，以至于将研究对象本身都给舍弃掉了。^⑤ 他提出中国作为方法，就是要挑战西方中心观，其《作为方法的中国》的写作动机与预设读者，也是面向日本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或者说，“中国作为方法”是从日本自身学术系统的反省中提炼出来的理论主张。^⑥ 很明显，研究对象“作为方法”具有相对意义。“中国中心观”是日本学界借以相对化“欧洲中心

^① 端木美、周以光、张丽：《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②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顾良、张泽乾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7页。

^③ [日] 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30页。

^④ 同上书，第133页。

^⑤ 同上书，第130页。

^⑥ 张伯伟：《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页。

论”的世界观的一种理论主张，并不直接指向中国人的理念。在“西方中心论”的背景下，“中国作为方法”的提出，对于日本重新认识世界是有意义的。^①

在本书中，法国作为方法，强调的是对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的经验研究，以及在这样的经验研究中所隐含的中国视野及其表述。进一步讲，如此考量强调对世界的经验研究，是要弥补中国有关世界知识生产的缺陷，是要尝试走出欧洲中心论的框架去理解世界，同时让世界其他学术共同体去了解中国理解与认知世界的文化视角与价值关怀。“中国作为方法”，在沟口雄三那里，是强调中国研究相对于日本的意义。在本书所呈现的诸多讨论里，“法国作为方法”，同样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的关怀，基于中国视野对法国社会的研究。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其方法与经验的身份是相对的。

法国作为方法，侧重的是法国作为考察当代欧洲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多元现实的样本，及其典型意义。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法国作为方法，并不意味着肯定它存在有绝对的普遍意义。相反，恰恰是其表现出来的多样性、特殊性及其一定程度上的代表性，才决定了它作为方法的借鉴意义。

在应对多元现实的问题上，法国有自己的理念关怀、价值诉求与制度框架，这些具体内容虽然与法国自身的历史与文化密切相关，有其特殊性，但是作为应对多元现实的一种理念与实践体系，亦有其一般意义上的价值，这同样也是法国作为方法的意义所在。

而且，在法国应对多元现实的某些实践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法国所推崇的诸多理念与价值关怀，在哪些方面、何种程度上密切一致或是存在矛盾与冲突。由此，我们可以检视在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所强调的诸多具体理念是如何被他们自己所违背的，又是如何“不经意间”扯去其所谓“普世主义”面纱的。

强调“方法”，自然是要突出方法的重要性，但实际上更重要的则是

^① 实际上，从1960年初竹内好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作为方法的亚洲”这一命题以来，日本学界一直存在一种重新认识日本及其所属世界、重新理解东方与西方（欧洲）的学术自觉。

强调研究对象在内容与方法上面的统一。有关当代欧洲国家与人类社会多元现实的研究，法国作为一个样本，“一个内容，同时它也就是一种方法、一种视域或一种角度”。^① 我们该如何认识和呈现人类社会的多元现实？人类社会的多元，总是具象的、情境性的，必须要立足于具体的研究对象来把握。因此，在认知和呈现体现在研究对象身上的多元特性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找寻到可以把握的视角或框架，借此去观察其表征，以及研究对象对此多元现实的应对。“一旦凝聚出这个焦点，无论内容也好，形式也好，都会始终聚焦在这个轴心点上，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出现内容表达与形式呈现之间的分离。”^②

二 多元

“多元”，是对人类社会在诸多领域所存在的多样性之“社会事实”描述，在如何应对人类社会中不断出现的“多元”形态的问题上，存在大量不同的价值取向、理论主张，而“多元主义”是对后者的概念性概括与表述。近些年来，多元主义日益成为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等多个学科领域讨论的重要议题。实际上，多元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或理论主张，很早就出现在欧洲社会。^③

“多元”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对它的认知是存在广泛共识的，但是它背后的“多元主义”主张，却存在千差万别的见解。本书有关“多元”议题的讨论，意在经验研究的框架下去观察和认识法国的“多元”现实，及其在理念与制度方面对此现实的应对，而无意于去呈现和讨论“多元主义”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各类主张及其差异。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多元主义”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其含义并不复杂，但如何认

^① 张燕楠：《作为方法的历史苦难叙事》，《文艺争鸣》2017年第9期。

^② 同上。

^③ 晓林：《当代西方多元主义理论和政治现象评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3期。

识、表述和对待“多元主义”却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学术工作。

沟口雄三也关注“多元”问题。在他的研究中，“中国作为方法”，就是要用“连同日本一起相对化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并通过中国来进一步充实我们对其他世界的多元性的认识”。^①与之类似，法国作为方法，是我们去理解当代法国及其所属的欧洲社会，以及整个人类社会多元现实及其形态的一个途径、一个样本。

人类社会的多元现实，并不是一种难以理解的现象，因为无论是在何种层面上，人们对此现象的感知都鲜明地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都可以有具象的折射。在世界层面上观察，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带动了商品、人员、资本与文化的广泛传播，为各民族国家、地方社会带来了大量的“异质”元素，从而改变了它们相对单一的社会与结构形态。从各民族国家及其社会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现代性的发展本身就是诸多新事物、新问题不断涌现的过程，其间不同国家在应对这些新现象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及其相应的制度建构等，均是人类社会多元属性的不同表征。

近代以来，法国社会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多元变迁，尤其是自19世纪末至今，各领域内的多元性日益明显。比如，法国经历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转变，社会结构、模式、制度等发生重大变化，人们在观念与实践方面也随之持续出现很多新趋向。再比如，法国人口构成发生巨大变化，人们的职业结构持续改变，外来移民数量不断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民群体的族裔属性，及其相应的结构形态。尽管法国并不承认其国民构成中的族裔多样性，但这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这一结构性变化也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多个维度上持续改变着法国社会，诸多关系异常复杂。从社会制度的视角来看，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领域的诸多制度与政策变化，是对新问题持续出现、不断多元化的现实的回应。可以说，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是以上持续多元化为主要特征的。

^① [日] 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32页。

三 治理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治理”理念开始逐步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被广泛地应用到各个领域。这是一个非常富有弹性和张力的概念，虽然在词语语义与学术含义的层面上表现出一定的模糊性，却具有广泛的接受度。在社会的诸多领域内，“治理理念占了上风，成为对旧式统治风格而言的一种前景光明的现代化”。^①

学界对“治理”理念起源的追溯，各有方向。^② 不同学科对其含义有不同的解释，其关注的焦点不一样，具体用法也不同。^③ 但是，诸多学科有关“治理”的讨论，也存在一定的共性，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多样性”的承认与尊重，它注意到人类社会不同领域内“多元主体”的存在，及其不同的价值诉求；其次是对“协商”机制的推崇，它不同于“统治”，不强调“一元”主导的治术，而是主张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商参与。

法语中“治理”（gouvernance）一词，在 18 世纪“曾经是启蒙哲学把开明政府与对市民社会的尊重结合起来的向往中的一个要素”；如今在欧洲很多国家，“治理”一词的使用常见于“公私部门之间愈来愈多的互动”场合，“涉及多层次或多极的协调过程”。^④ 在治理研究的领域内，“权力观”是一个核心概念。治理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也决定了“权力观”的多元化。

^① [法] 让-皮埃尔·戈丹：《何谓治理》，钟震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 页。

^② 有关“治理”理念及其谱系的梳理，可参见翁士洪、顾丽梅《治理理论：一种调适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南京社会科学》2013 年第 7 期。

^③ 简·库伊曼（Jan Kooiman）认为，对“治理”含义的不同理解，通常涉及“国家”所扮演的角色这一要素。相关资料参见 Jan Kooiman et al., “Interactive Governance and Governability: An Introduction”, *The Journal of Transdisciplinary Environmental Studies*, vol. 7, no. 1, 2008.

^④ [法] 让-皮埃尔·戈丹：《现代的治理，昨天和今天：借重法国政府政策得以明确的几点认识》，陈思编译，载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80、289 页。

英国学者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认为，“治理所求的终归是创新条件以保证社会秩序和集体行动”，这一点在当代法国社会的治理实践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而且，面对日益多元的社会现实，法国政府在不同领域内管理社会的思路与方法持续变革，注重公私部门之间的合作，尤其强调吸纳公民个体及其结社群体的参与，在集体行动的前提下维系社会秩序。实际上，“治理”所倚重的实践机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或制裁”^①，而是来自社会内部的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协作，“互动”通常是比“单独行事”更为有效的治理方式^②。“治理”实践是一种“公共行动”，它是“多极的，其运作有多种相关系数”，在治理网络内部不同行动主体之间存在互相依存的关系，“参与它的所有行为者必须协调”，并追求效率。^③

法国社会的多元现实，映射着诸多重要的社会议题，关涉到法国社会的发展，及其未来可能的变革。从理解当代社会之“多元”治理实践的角度来看，法国作为方法，就是要考察法国是如何应对其“多元”现实的，如何回应和解决其多元社会内部所潜伏的多样的问题与分歧，它又在其治理实践中孕育了怎样的理念、创新了怎样的制度、采取了怎样的举措，就是要考察法国在自己独特的语境下是如何在回应其“多元现代性”的。

四 学术

从考察人类社会之“多元”现实的角度来看，法国作为方法，就是要在具体的法国语境下，观察和认知法国社会在不同领域内所呈现的

^① [英] 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华夏风译，《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② Jan Kooiman et al., “Interactive Governance and Governability: An Introduction”, *The Journal of Transdisciplinary Environmental Studies*, vol. 7, no. 1, 2008.

^③ [法] 让-皮埃尔·戈丹：《现代的治理，昨天和今天：借重法国政府政策得以明确的几点认识》，陈思编译，载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89—290页。

“多元”形态，思考其背后所关联的诸多理念与价值诉求及其实践的表征。

对于人类社会多元现实的认识，总体上学界还缺乏足够的理论认知与应对策略，还需要慢慢地去研究，逐步建构起理解和阐释多元主义的基本框架。在本书中，有关法国多元现实的诸多描述及其治理策略，都是从个案层面上来呈现的。

书中内容所呈现的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经验研究的成果。诸多个案研究对法国社会多元现实的呈现并不是全面的（也不可能做到全面），而是基于对不同领域的考察，选取了有代表性的几个范畴及其相关议题，既对其现实形态进行了描述，又探讨分析了法国的治理策略，包括基本理念、价值取向及其相应的制度建构等。有关法国多元现实的关注和研究，基本上是分领域开展的，作为在某种意义上“要目”式的研究，本书就是想以此作为关注法国多元现实的某种提示，抛砖引玉，借此希望学界能有更多同人从更广阔的角度、更加深入地去探讨和研究法国的多元现实。

任何学术研究都需要有整体主义的观念与视野。由此，有关法国的研究也需要多学科的参与，尽管不同学科对法国的认知与理解不同，但是它们在涉及法国“社会事实”的层面上是存有内在联系的。而经验研究与社会事实的关联则是最为密切的。我也希望书中讨论能引起更多从事法国研究的各学科领域学者之间的对话与批评。

沟口雄三的“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就是“要在被相对化了的多元性的原理之上，创造出更高层次的世界图景”。^① 法国作为当代欧洲社会的一个样本，通过对法国多元现实的研究，可以更好地去理解当代欧洲社会的多元形态，夯实有关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多元现实的经验认知，储备理论批判的事实素材。

尽管此项有关社会“多元”的研究，以法国作为方法，并没有类似

^① 沟口雄三是想通过对中国的研究与认识，来重新界定世界。因为“世界史”通常是以欧洲为中心的，需要“把‘世界’史的发展阶段看作为欧洲的发展阶段来个别化、相对化”，“经过这样一番考察，我们不但能把握中国独特的世界，还可以通过承认多元的发展阶段，来重新探询历史对于人类的意义”。[日] 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32—133页。

沟口雄三那样的学术雄心，但是它也存在某种与之相类似的“意图”——基于中国的文化观念与视野来考察、探究和分析法国的多元现实。一方面，借以向中国学界传递当代法国多元的“社会事实”，并期待可能的学术对话；另一方面，借以与其他学术共同体进行对话，并呈现中国文化关怀下对人类社会多元现实的认知与理解。表达对于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与人之实践多元形态的认知与理解，这是中国及其学界融入世界的有机一步，是参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知识生产的有机一步，也是呈现其基本的人文关怀与强调其作为平等的知识生产主体的有机一步。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应当放眼世界，在一般意义上理解人类社会的多元主义现实，而且必须要以经验的方式去理解当代世界各国的多元现实，触摸真切的“社会事实”，并以此作为比照，来理解中国社会现实，及其相应的治理策略。

如果说，在20世纪初，中国学术研究变革的重要议题是学习西方“科学的方法”的话^①，那么在21世纪初的当下，构成中国学术研究重要议题的则是，如何更加深入地了解世界，并以有关世界的学术研究融入世界范围内一般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之中。这一重要议题同时包含着两个层面的面向：一是以更加经验的方式去了解世界，强调基于中国的文化视野去探究和理解世界；二是推动中国经验及其背后的价值关怀同目前过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进行对话。当然，这并不是要创设某种意义上的“中国中心主义”的学术研究，而是去除“西方中心主义”学术生产的局限及其带来的偏颇，还人文社会科学有关世界与人类社会之多样性研究的应有面目。

在中国越来越深入融入世界的当下，“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叙事确实有时代的内在的需求”，这不仅仅来自“政治经济的原因”和“大众的知识需求”^②，还源自中国学界努力参与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并获取应有的话语权的学术抱负。法国作为方法，或者说世界作为方法，恰是深刻地呈现在实现这一学术抱负的努力之中。

^① 用傅斯年的话说，就是从西方学界那里借用“几个不陈的工具”。相关资料可参阅张伯伟《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页。

^② 高丙中：《海外民族志与世界性社会》，《世界民族》2014年第1期。

社会与治理

公共文化服务与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的结构性困局

